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卓娅和舒拉的故事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西部长篇小说文册



主编：刘以林

卓娅和舒拉的故事

著者：〔俄〕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

译编：李嫣红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殂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行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这是俄国作家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作品。多年来它一直感动和激励着后人。

一位母亲满怀爱心、眼含热泪，娓娓讲述着她的一对儿女成长直至牺牲的故事：

卓娅永远用年长者对待年幼者的态度照顾着舒拉，尽管她只比弟弟大了不到两岁。他们在杨树林那个美丽的乡村度过了童年时代。他们在同一班级读书，又一同放学回家。他们相互督促，全是优等生，尽管卓娅要在数学上付出更多的努力，舒拉却无可争辩地能成为一个数学家。卓娅爱读《牛虻》、《丹娘》，舒拉爱画色彩明媚的水彩画。他们后来都投入到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。卓娅参加了敌后游击队，割电线，烧马厩；舒拉则成为近卫军少尉坦克手，在坦克战中冲锋陷阵。他们牺牲了，他们多么愿意活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……

杨树林

唐波夫省北部有一个乡村名叫“杨树林”。

村子周围，种着黑麦、燕麦和黍子的农田向四面延伸而去，村子附近的地面却被深谷割裂得零散不一。村边的农舍就坐落在陡峻的高坡上。冬季，深谷里奔驰着饥饿的野狼。冬天的夜晚常常布满了雪以及野狼的号叫声。

春季，草原上却盛开着雏菊、铃铛花、矢车菊等火星似怒放的野花，油绿的草覆盖了大地。

我们村约有 5000 人。每户都有人到唐波夫、平兹和莫斯科去做工挣钱。可怜的一小块土地养不活一家贫苦农民。

我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。父亲齐莫非·西门诺维奇·秋里阔夫在村里当文书员。他没受过教育，却见多识广，喜爱引经据典地和人辩论。

1910 年秋季，父亲把我领到基尔山诺夫城去投考一所女子中学。那是一座商业县城，来投考的女孩中农家女很少。有一个女孩子面孔红胖，她鄙视地打量我又咬着嘴唇转过身子去。我靠近父

亲，父亲抚摸我的头，似乎在说：“别怕，你会比她们做得好。”

我在一种自信里回答了一切试题。爸爸在楼下等着我。我高兴地向他奔去，他迎接我，脸上带着微笑。

中学时期开始了。阿法娜谢夫娜微笑着给我们讲述俄罗斯文学：“……树林脱下紫色的衣裳……”我们感受到那鼓舞人心的文学力量。老师是深爱我们的，她亲切地把手放到我的肩上；我们也爱慕她的美丽与仁慈。我爱好绘画，美术教员波马佐夫曾对我说：“你一定要学习，你有很好的绘画天赋。”他有一本精美的画册，粘满了精致的复制名画，那时候在我心里引起了到莫斯科去的念头……

因为家里生活只能勉强维持，中学毕业后我只好回到杨树林来了。

新的生活

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，我在基尔山诺夫就得到了。

回到故乡后，我的哥哥谢尔杰对我说：“新生活开始了，是崭新的生活，我要参加红军去。”“哥哥，我干什么呀？”我问他。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：“教书！”

我到家后两天，他就参加红军去了。我也不迟疑，马上到人民教育局去了。他们立刻分派我到索罗维延卡村任小学初级班教员。

索罗维延卡村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乡村。我要把村子里所有达到学龄的男女儿童都登记起来。各家我都挨门串到了。最初他们对我抱着怀疑的态度，后来才渐渐地跟我畅谈了。一位身材较高、枯瘦，似乎不耐烦地皱着浓眉的老太婆对我这样说：“你登记那些小丫头们是多余的，她们没有什么可学的。织布、纺线，将来嫁人，这些用得着识字吗？”

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。我说：“现在不是以往的时代了，今后人人都要开始过新生活，人人都得学习。”

第二天，教室就挤得满满的了。前一天我登记的 30 个孩子全来了。

挨近窗户一行坐着年幼的孩子，是一年级的学生，中行坐着二年级的学生，靠另一边墙坐着年龄最大的孩子。

“您好！我们欢迎您！”我听到了孩子们的问候。

“你们好，谢谢你们！”我回答了他们。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课。

我全心全意地做着工作，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活。

重新在家里

在索罗维延卡村我做了一个冬季的教员。新学年开始我调到杨树林来了。我又遇到了童年时的朋友阿那托利·彼得罗维奇。他和我同岁，他在红军中服了一年兵役，现担任杨树林管理阅览室管理员。他笑时，声音很大，不易遏止。我再也没听说过任何人这样天真地欢喜地笑过。

不久以后，我就和彼得罗维奇结了婚，我搬到他家里去了。我们相处得很和睦。他是一个有涵养、不随便说甜言蜜语的人，但我在他的每一顾盼、每一举动中都会感觉到他对我的关怀，我们彼此是不需说明就能互相了解的。我们在就要有孩子的时候，非常高兴，我们共同给孩子起名

字还预测了他的未来。孩子生下来了，是一个白脸、黑发、蓝眼，身体很小的女孩子。我们给女儿起名卓娅。

这是 1923 年 9 月 13 日。

女儿

我深信我能在一千个新生的婴儿中，认出自己的小女儿来，我相信她的脸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，她的声音也是与众不同的。我明白了，婴儿不只是每一天，而是每一点钟，都在生长和变化着。她开始会寻找细微的声音了，听见钟表的嘀嗒声就把头转过去。她开始会把视线由父亲身上转移到我身上，又由我身上转移到奶奶身上或“菲嘉叔叔”身上了。

卓娅生得很小。我时常给她洗澡。她长大了也很安静。她站在地板上，很小很小的，忽然足尖着地挺起来说：“阿波！”以后我们猜中了这句话的意思——“抱起我来！”

噩耗

一个严寒的冬天，连老年人也不曾记得有过这样寒冷的天气。当我们听到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逝世的消息时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黯淡了。

从前，我们那里只有两所小学，现在超过10所了，是列宁建立的。从前人民过着贫困饥饿的日子；现在人民站起来了，强壮了，过着富裕的日子。是谁给了我们新生活呢？列宁。突然他不在了……这是意识中容忍不了的事情，是使人不甘心的事。

农民们每天晚上都来找阿那托利，对他倾诉共同的悲哀。

阿那托利将斯大林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读给大家听。屋子里面，人挤得水泄不通。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。

我把刊登着斯大林同志誓言的报纸收藏起来，当时我想：“女儿长大了，让她看看吧。”

儿子

彼得罗维奇喜欢在桌子旁边坐着的时候把卓娅放在自己的膝上。他一向是在吃午饭时读点什么，女孩儿头倚着他的肩安静地坐着，向来没妨碍过他。

到两周岁时，卓娅就会清楚地说话了。

卓娅没满两周岁，舒拉就出生了。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就大声哭叫，他比卓娅肥大和健壮得多，眼睛却同她一样亮，头发也是黑的。

卓娅很照顾舒拉。在她3周岁、舒拉1周岁多时，她就会拉着舒拉的手，拿着瓶子到祖母那里取牛奶了。

舒拉很胖很结实，在一周岁半时，力气就比卓娅大得多。但这并不妨碍她照顾他，并且有时候严厉地申斥他。卓娅一开始说话就说得清楚，始终没咬过舌，舒拉在3周岁的时候还不会说卷舌音。卓娅很为这事担忧。

有一次卓娅忍耐不住了，就用手在他的额上打了一下。他愤慨地摇摇头就把姐姐推到一旁去

了。

有时候他会无故地，但是自觉是理直气壮地、骄傲地说：“我小！”他知道我们爱他，他想使所有的人——卓娅、我、他的父亲和祖母全服从他的意志。

卓娅很爱舒拉。她时常现出庄重的神气，重复成年人的话：“用不着娇惯孩子。”她这样说是很惹人笑的。

如果卓娅不了解什么东西，她就率直地承认这个；舒拉自尊心特别强，“我不知道”这句话是很难由他口中说出来的。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我指着火车头问他。

舒拉叹了一口气，踌躇一会儿，忽然带着诡诈的微笑说：“你自己说好了！”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我指着河马狡猾地问他。“你等一会儿，我吃完了就告诉你。”舒拉回答说。

我又指着一张画着身穿蓝色长衣、戴白色围裙的微笑着的女孩子的图画问他：“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，舒拉？”舒拉狡猾地微笑着回答说：“你自己问她吧！”

外祖母

孩子们很欢喜到外祖母玛夫拉·米海洛夫娜那里去做客。她很欢喜地接待他们，给他们牛奶喝，请他们吃饼。

我母亲一生始终是由早到晚地忙着。她要照管全部家务和田地里的的工作。她有6个孩子，她要给所有的孩子穿衣、洗脸、缝补衣服和做饭吃。妈妈待她自己的孩子们和以后对待孙子、孙女们，一向都是公平的，也是和颜悦色的。

还是在我幼年时，她每次看见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人，都要把他叫进家里，让他喝够了、吃饱了，再赠给他一件旧衣服什么的。

经过许多年之后，我还时常回忆着：我的母亲是一个多么能吃苦耐劳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啊！

有一次，我们的牛被偷去了。母亲劝父亲说：“你不要伤心，我们会有办法的！”

我们家中常感困难，母亲却坚决主张让孩子们读书。俗语说得好：“读书是光明，不读书是黑暗。”

姥姥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。她知道很多故事，而且一分钟也不停止自己的工作：织补，削马铃薯皮，或是和面。

卓娅和舒拉坐在矮矮的木凳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姥姥。她讲完一个故事，就接着讲另一个：大灰狼的故事，馋嘴狗熊的故事，胆怯的小兔的故事……

弟弟和姐姐

如果和年长的女孩子们在一起，卓娅就常常走出很远，到菜园子和小河那里去。

我似乎现在还能看见她 5 岁时的样子：被太阳晒得赤红的脸，明朗的灰眼睛。树叶上还滴着大水滴，她已经赤着足，向我跑来……

该多好啊！坐着大车到远处的草地上去，再坐在高高的草垛上返回来。上树是多么快活啊！倘若手下的细枝落下一枝，心就一缩……然后就用赤脚摸索着树干，慢慢地降下来。

回到家里，卓娅挨近我坐下，就问我：

“妈妈，杨树林村外边是什么呀？”

“一个乡村，大平庄。”

“康波夫外面就是莫斯科吗？”她叹口气，“要是能去那里多好啊！”

4岁的舒拉是一个淘气的、好吵闹的孩子，什么他也不在乎。“舒拉的衣袋在动弹！”我听到卓娅用惊讶的声音说。原因很简单：衣袋里装满了甲虫，它们想爬出来，在里面折腾，可舒拉把口袋紧紧地握在手里——可怜的甲虫！

我屡次看见舒拉雨后在院子里跑着，用棍子打着积水。溅起来的水像喷泉一样，超过他的头顶，他周身都被溅湿了，可是他似乎毫不理会。

卓娅在舒拉的一切游戏里都是他的伙伴，她也和舒拉一样喊叫着，欢喜地、不顾一切地跳跃着。她也会长时间地默默坐着静听。

卓娅对父亲的感情最好，她甚至于在他忙着工作无暇和她说话的时候也高兴和他在一起。她并不是简单地随在他身后，而是在观察。

“你看，爸爸什么都会做。”她这样对舒拉说。

的确，阿那托利什么都会做，这是人们共知的。在家里他是长子，很早丧父，他自己耕地、自己播种和自己收获。虽然这样忙，他还能够在农村阅览室进行很多工作。同乡们都很信任他、尊敬他和喜欢他，常和他商议家务事和其他的事。

还有一点使人们和阿那托利亲近，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少有的公正和耿直的人。如果有人来求他给出主意，但他看出这个人理屈，他就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你做的不对，我不能站在你这方面……”

我时常听到各样不同的人说：“阿那托利永远不会做亏心事。”

他是很谦虚的人，他从来也没夸耀过他的知识。比他年纪大得多的人，甚至于老年人，在村中受尊敬的人，也都愿意来征求他的意见。

实在，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，也可以说，一切问题他都能答复出来。他读了很多东西。卓娅常在阅览室里长时间地坐着听他给农民们读报，讲解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所经历的事件，讲解关于内战、关于列宁的问题。每次听众都对他提出许多问题。

有一次卓娅问我：“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爸爸？”

当天晚间，在我安置她睡觉的时候，她小声对我说了：“爸爸聪明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他是好人……”